

# 失意纪念馆

金仁顺  
作品

性情，是一种紧张感。  
哪怕一言不发，也让人放心不下。  
它同时又是对生活中全部意外的最原初的、  
最有说服力的解释，是所有置疑的终结。



那些摄人心魄的、可以被纪念的——关于爱与失意的故事。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# 失意 纪念馆

金仁顺  
作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失意纪念馆 / 金仁顺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 
2016. 11

ISBN 978-7-5104-6018-0

I. ①失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5911号

## 失意纪念馆

---

作 者: 金仁顺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nwpcd@sina.com](mailto:nwpcd@sina.com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\* 1230mm 1/32

字 数: 180千字 印张: 8.625

版 次: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018-0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# 目 录

## C o n t e n t s

### P A R T 1 ……以爱之名

-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▼ 003
- 伤痛，以及其他伤痛 ▼ 027
- 当青遇到蓝 ▼ 046
- 莲步轻移 ▼ 064
- 酒醉的探戈 ▼ 084
- 蔚蓝藻 ▼ 107
- 芬芳 ▼ 126
- 仿佛依稀 ▼ 163



2

……

失意纪念馆

一刻钟 ▼ 215

女二 ▼ 219

刺客们 ▼ 223

妙行无住 ▼ 227

茉莉花，一夜满城香 ▼ 231

紫罗兰，爱情的象征 ▼ 235

半开之美 ▼ 239

说到性情这事儿 ▼ 243

名叫后花园的酒吧 ▼ 247

夜晚的冲突 ▼ 251

暧昧 ▼ 256

陌生感是浪漫的咖啡因 ▼ 260

亲爱的爸妈 ▼ 2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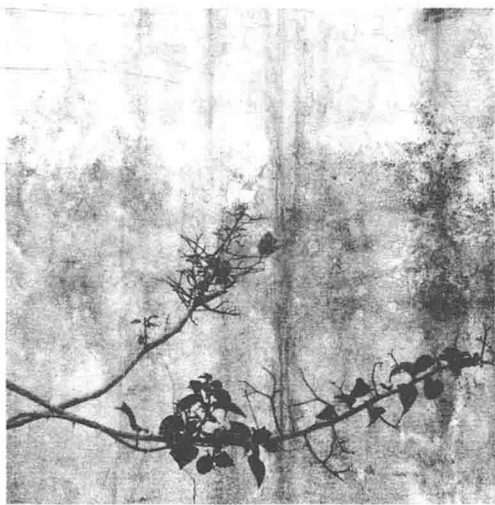
句之味 ▼ 268

Part 1

以爱之名



纪念我的朋友金枝





金枝说她爱袁哲。她一直这么说，不断地说。每次同学聚餐，她都挑袁哲对面的位置，种种怪模怪样儿，截获他的注视；要么就手支着下巴，盯到他浑身发痒。

“你的目光把我脸烤红了。”袁哲抗议。

“我的目标是把你烤熟，”金枝说，“外焦里嫩，片成一片片儿的，吃掉。”

“烤鸭——”我们冲袁哲笑，把“鸭”字拉得老长老长。

袁哲拿我们没辙。他拿金枝更没辙。在我们这拨儿高中朋友里面，袁哲在校园里待的时间最久，本科读完读硕士，硕士读完读博士，博士读完分到社科院，跟其他早就进入社会的同学比起来，金枝说他是“清泉石上流”。

金枝喜欢袁哲，喜欢逗袁哲，叫他“泉哥”。“泉水清且涟矣，可以洗衣服，洗脚，也可以洗澡。”但说归说，她可从来没想在袁哲这棵树上吊死。她的感情生活摇曳多姿。

金枝是医药代表，前年推销出去两台妇科仪器。这两年，光是往医院里卖涂片垫，就让她月入过万。她名片上面的身份是外企白领，代理着两个美国制药公司出产的药品，其中一个主要治疗胃肠道内间质瘤，据说已经让部分肿瘤患者存活了十几年，当然价格也不菲。一盒就要两万四。每月有两次，她起早赶到医院，在大腕主任医生查房之后、进手术室之前的时间隙缝里，想办法挤出几分钟来，把装在信封里面的药品提成现金塞给他们，顺便聊聊天。时不时地，下午三点

钟以后，她拎着礼物以及零食饮料去主治医生办公室，跟他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，让他们给患者推荐药品时，把她的品种排在前面。隔三岔五她安排个饭局，跟这些医生们推杯换盏，联络感情，放松身心。好几个医生散席后送她回家，一送送到床上。

金枝给客户们买东西时，经常带上袁哲的一份，名牌衬衫、男用香水、背包、红酒之类的。聚会结束，大家鸟兽散时，她提起纸袋往袁哲手里一塞。袁哲接得也很顺手，仿佛那本来就是他的纸袋。

袁哲带聂盈盈来参加我们饭局时，没有事先通告。小姑娘说，她不是“应邀”，而是“硬要”来参加这个聚会的。聂盈盈瘦溜溜、白嫩嫩、娇滴滴，穿件小黑裙，袖子篷成两朵纱灯笼。她是师大在读研究生，几个月前他们在朋友聚会上认识。

金枝坐在他们对面，跟她旁边的男生要了根烟，袁哲挨个儿替聂盈盈介绍在座的朋友。到金枝时，聂盈盈跟她问好，她点点头，喷出口烟来。烟雾像颗棉花子弹，朝聂盈盈弹出去，转眼伸长、漫开、展成一小截舞袖，如丝如缕地散掉。

“她高中时就开始抽烟，”袁哲对聂盈盈说，“女版小马哥。”

金枝那会儿是女阿飞，跟男生勾肩搭背，抢烟抽。有一次还把烟吐到了袁哲脸上。他正好吸了口气，呛到了，咳了半天。

“你要不要脸？！”他瞪她。

“你要不要命？！”好几个男生聚过来。

袁哲在高中时，单眼皮，大长腿，白衬衫，年级学霸，体育健将，男神标配样样齐全，引无数女生们竟折腰。男生们早就想揍他个满地找牙了。

金枝拦住了男生们，摇头示意袁哲走。

有两个男生不服气：“凭啥？”

“就凭我喜欢他。”金枝宣称。

那天喝的是高度白酒。喝酒之前先要了苏打水，撕易拉罐时，金枝把拉环拉掉了。

“刚出炉的戒指。”她把拉环套在自己的无名指上，冲我们晃了晃。

酒喝到酣处，各种八卦粉墨登场，金枝讲医院里新近发生的事，有个小护士，表面白莲花，私下麻辣烫。老公是工程师，在非洲援建，前阵子回来待了个把月。工程师回非洲后，小护士身体越来越不适，一查查出了艾滋。从上个星期开始，医院里的男医生排队体检，挤爆走廊。

“那你不是也应该体检下？”有人调侃金枝。

“我正安排时间呢，当然也得替你们全都安排一下。”金枝浏览了一圈儿，目光定在袁哲身上，“尤其是你。”

饭局结束后，聂盈盈发了条微博，说男友的朋友们，玩笑尺度大到让人笑不出来。这条微博之后，她又发了一条秒删的微博：胖女人

上了公交车，找不到座位，只能拉着车上的拉环，不料司机一个急刹车，胖女人把拉环拉断了，并一下子扑到了司机面前，司机看着她和她手上的拉环，没好气的说：“集满三个，送司机签名照一张！”

这条微博下面配了袁哲开车的照片。

“袁哲，我爱你！”

金枝在婚礼上跟袁哲告白。

那会儿，婚礼上的人都在等待着吉时良辰。为了选这个良辰吉时，袁哲和聂盈盈驱车300公里去一个县里找风水先生。那个先生谱儿很大，只按自己方便的时间接待来宾，还经常闭门谢客。他们事先托人说了情才见到先生。聂盈盈在微博上把这个过程写得一波三折，起伏跌宕，@了一大堆朋友。不光这件事儿，聂盈盈什么都拿出来晒。房子、车子、装修、家俱，随着婚礼的临近，又加上了鲜花、蛋糕、各种心型饰物，每次都@一大堆人围观。她还经常把袁哲的西装、衬衫、皮带、皮鞋、手表摆摆好，旁边是她的裙子、包包、鞋子、首饰，衣衫相依相偎，相亲相爱。

距离婚礼进行曲响起来还不到两分钟，聂盈盈从休息室出来，新娘子一袭白纱，裙摆阔大，丝绸雪纺如雪雾飞扬。她挽着老聂，走到红毯的边缘，那里搭了一个心型花架，白玫瑰与勿忘我镶满其上，紫白相间，清新亮眼。父女俩就像嵌在相框里面。

老聂年轻时走过仕途，后来下海经商，人脉通天，财大气粗。他

现在的老婆是第三任，比聂盈盈大不了几岁。我们进场时，她陪在老聂身边迎客，杏脸桃腮，眼横春波，把男宾客们电得不轻。

大家的目光都瞟向新娘，金枝是怎么上到台上，从哪里弄到麦克风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今天她来的时候，身上就带着酒味儿，脸孔像张揉皱的纸。有人倒了杯可乐给她，她摆摆手，让人开了瓶啤酒，说要透透宿酒。

“我爱你，就像爱塞北的雪，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，荷塘月色里的月色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”金枝拿着麦克风，身体摇晃着，声音因醉酒而沙哑磁性，非常爵士，“你是我男神。跟耶稣、释迦牟尼、安拉，并列为四大天王。我一上香就上四根。”

我们笑翻了，连袁哲也笑了，随即又绷紧了脸。有些宾客发懵，还有一些人以为金枝是婚礼请来助兴的演员呢。

“我男神今天要结婚，新娘不是我——”金枝停顿了一下，“新娘不是我，这没关系，新娘可以假装她自己是，对我男神要顶礼膜拜，三从四德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……”

司仪小伙跑上来，被舞台上的线绊了个跟头，差点儿给金枝来了个单膝跪地的请安。

“来就来呗，”金枝抱着胳膊，“这么大礼！”

司仪起身凑到金枝身边，要附耳过去跟她讲话。

“有话说话，”金枝身体往后躲了躲，“凑什么近乎？我男神看着呢——”

袁哲叫了金枝两声，冲她做了个打住的手势。

金枝看着袁哲，话筒还在她嘴边，她的呼吸气流声清晰可闻，仿佛潮汐涌流。

“——不往下整了？”她问他。

袁哲做了个手势。

“你是男神你说了算，男神说的话都是神话——”金枝冲音响师打了个响指，“Music！”

婚礼进行曲从音箱里面奔涌出来。

金枝小天鹅似的踮起脚尖，鞠躬谢幕。来宾们掌声雷动，还有人拍着桌子喊，“再来一段！”

聂盈盈和她爸爸表情肃穆，任凭婚礼进行曲兀自进行着，他们耳语了几句，挺胸站直，沿着红毯迈步前行。走到新郎身边时，老聂迟疑了一下才把聂盈盈的手交到袁哲手里。

司仪小伙讲了一堆套话：金玉良缘、百年好合、白头偕老；你愿意成为她的丈夫吗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幸福还是痛苦，富贵还是贫穷？你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吗？陪伴他，鼓励他，支持他？

无论司仪说什么，宾客们都大声叫好、鼓掌。

证婚人宣读了结婚证书，袁哲和聂盈盈交换了戒指，司仪让他们亲吻。聂盈盈冰雕似的站着。袁哲撩起她的面纱，嘴唇凑过去碰了她脸颊一下。

司仪大声宣布：“礼成！”

金枝在婚礼上的表演被人拍了视频，弄到网上，点击率井喷，评论如野草疯长，“笑抽了！”“史上最强女神经！”“超级闺蜜！”

金枝说她那天宿醉未醒，被朋友提醒才上网看，“奥斯卡影后神马的，跟我比，都弱爆了啊。”

“你红了，”我提醒她，“新娘新郎脸都绿了。”

“脸绿怕啥？帽子不绿就行呗。”

金枝张罗请客，为袁哲聂盈盈新婚贺喜，为自己酒后无德道歉。袁哲说不用，但聂盈盈一口答应下来。

金枝定了“春樱”日本料理，桌子窄细，食品五彩缤纷地摆满了桌面，仿佛一条花河。大家分列两侧，金枝坐在袁哲和聂盈盈对面。清酒烫好后送上来，金枝把自己面前的三个空杯倒满。

“我先赔个罪啊——”金枝指了指面前，“这三杯酒的意思是：对，不，起！”

“喝酒难看，喝醉了更难看，喝醉了的女人难看加难看，喝醉到都不知道自己醉成什么样儿的女人史无前例的难看。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！”金枝说完，把三杯酒端起来咣咣咣干了，“对不起啊，盈盈，姐跟你道歉，虽然你长得跟棵芹菜似的，但姐希望你能变成卷心菜，多多包涵。”

“你这体格，又这么多希望，”聂盈盈笑笑，“我哪能包得住？”

炕桌细长狭远，酒喝起来像流水席。袁哲和聂盈盈坐在中心位置，燕尔新婚，大家有心帮金枝补错，小夫妻成了大家敬酒的靶子。清酒入口微甜，度数低。聂盈盈来者不拒，几轮下来，聂盈盈的“沙宣头”发丝散乱，眼影也渲染变成了烟熏。她跟金枝隔着桌子，促着膝，手拉手，身体不时越过小桌子，她们咬着耳朵说的话，所有的人都听得到。

“我知道你跟袁哲睡过。”

“大学的时候我们去草原，搭帐篷，六个人一起，这算吗？”

“动手动脚没？”

“我想动啊，可中间隔仨人儿呢，还有一堆背包，只能动动心眼儿了。”

“那更危险啊。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动心眼儿就是偷不着。”聂盈盈斜睨着袁哲，朝他脸上拍了一巴掌，“唐僧啊你！”

聂盈盈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听上去像扇了袁哲一耳光。

金枝睁大了眼睛，坐直了身子，伸手去拿聂盈盈的酒壶。

“——你喝大了！”

聂盈盈把她的手摁住，“别抢我的酒。”

“别再喝了！”袁哲拉了聂盈盈一把。

聂盈盈死拽着酒壶，晃动肩膀抖落掉袁哲的手，发丝像把刷子从面颊上拂过去，“滚你妈蛋！”



包房里瞬间安静。

“你他妈的就是，”聂盈盈看着袁哲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被苍蝇叮的、有缝儿的蛋。”

金枝扬手给了聂盈盈一耳光。

“干吗干吗干吗，”我们从两边涌过来，“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——”

“告诉过你了，对我男神要三从四德、鞠躬尽瘁。”金枝甩开我的手，看着聂盈盈，“喝二两酒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？！”

聂盈盈摸了下自己的脸，看着金枝，“你打我？”

“你欠揍！”

“她打我耳光？”聂盈盈问大家。

“不是不是不是，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——”大家纷纷道。

聂盈盈抓起手边喝水的玻璃杯，在桌子上一磕，哗啦一声，杯底磕得稀碎，水在桌子上面漫漶开来，她的眼泪也奔涌而出，举着漏光了水的杯子喝水，抽抽答答地说，“从小到大，还没谁敢动我一根指头呢——”

“不服气？”金枝说，“你可以打回来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聂盈盈抬眼看着金枝。

“当然。”

“别闹了，”袁哲拉着聂盈盈，“回家！”

聂盈盈甩脱了袁哲，抡起手里的玻璃杯，朝金枝脸上砸过去。她